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恬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駢拇第八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
 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
 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
 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
 內篇熟則外篇可以迎刃而解矣
 駢拇篇以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一

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
 末用一句叫出予魏於道德是以上不取
 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
 俱不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道德之
 正性命之情於
 是乎得之矣
 駢 步田 拇 音 枝 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
 反 之 貌 縣 疣 音 玄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
 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下同哉而非道德
 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
 手者極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者淫僻於仁義之行去聲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音甫 之煌煌音皇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
 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音濯德塞性以收
 名聲使天下簧音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
 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音劣彼瓦結繩音寬亂
 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音舉譽音平無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二

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焉枝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
 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
 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
 故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瘻
 瘻也蓋身性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
 於有形之後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
 乎形哉而侈於性非之言多也謂之曰侈
 者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
 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
 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
 正何者道德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
 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三

仁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興止羊始
 名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
 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
 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
 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也古之
 人有行之者自以為至矣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
 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
 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
 離朱也師曠也自以審音辨色為天聰明
 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
 可審何色可辨是以善體道者返吾視於
 吾聽密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於
 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
 理會到此方知離朱師曠適足階亂以故

大道無取焉技於仁者擅德塞性以收名
 聲握之言拔也塞如塞源之塞言為仁者
 技其德之卓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
 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笙簧曰是
 人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弗可及
 包故曰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
 謂技於仁者非歟而曾史是已曾史註會
 曰參史曰然駢二子忠孝之盛而仁義之
 也理或宜然駢於古人章句之中而求以
 証結繩竊句於古人之章句之間而求以
 証即索同所謂駢髮腐齒之意言終身以
 此無用之言互相推譽彼所謂駢技於道
 非乎而楊墨是已凡此皆多駢旁技之道
 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德之疏義儒者讀

南華真經副墨

之殊覺刺眼於此勸過
許汝抹過上頭關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
 而枝者不為跂音岐長者不為者餘短者不為
 不足是故見音脛反定雖短續之則憂鶴脛
 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無所去音憂也意音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
 義何其多憂也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四

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
 知既曰駢矣技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
 全其所受於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
 之情情之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
 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
 所謂枝也故技之而不為跂無所謂長與
 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
 足是故長脛短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
 鶴脛長矣不可斷也而斷之則悲何者性
 駢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假以安排補湊則
 矣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
 焉意與噫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仁義
 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人窮之
 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
 斷鶴脛是者無以異矣
 且夫音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技於手者齧音
 紇

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其性失矣然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惑矣

夫音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音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而小天下也天下莫不

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聲故嘗

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反爵後利士則以身殉名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七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

為殉一也

惑之大者至於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何以獨舉有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至文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至文德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歟使天下奔命於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

以下末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一焉耳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隆污異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異哉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

事則挾策音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悉代以

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

駢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八

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小人焉若

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焉取君

子小人於其間哉

又以山羊設譬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而山羊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則一論至於是一物若駭觀然却至理蓋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於性

天下或焉
夷招仁義
師曠非聰
性命之情
愧於道德

小惑易方
天下奔命
臧穀亡羊
離朱非明
仁義之操
是以不用

大惑易性
先名死利
何問讀遊
自見自聞
淫僻之行

并拇第八

南華經卷三

十一

外篇馬蹄第九

恬字集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核草飲

水翹_反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

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_{音洛}曰我善治馬燒

之剔_反力之刻之維_{音絡}之連之以羈_{音機}馬

編之以阜_{音棧}棧_反在簡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

之渴之馳之驟_反士救之整之齊之前有極_{音厥}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一

飾之患而後有鞭策_{音邊}之威而馬之死者

已過半矣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

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

雪毛禦風寒不閑放於義臺路寢也齧草

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於羈馬阜棧也自

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

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

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買_{音買}馬以損天下之

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_{音蹄}與絡通絡首

也馬_音蹄曰極馬_音纓曰飾

陶者曰我善治埴_{音埴}埴_音圓者中_音去聲規方者中_音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
符音植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植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

夫植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
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埏刻削
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植木此亦猶
治天下者過用其情以傷
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二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音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
無蹊隧音遂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音聲是故禽獸可係羈而
遊鳥鵲之巢可攀音援而闕音夫音符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音焉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音素樸而民性得矣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者能
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
焉而食人天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
於此矣夫天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
中而命曰天放天放者曠蕩於天然自無
也其視顛顛無所與也其行填填質而重
心之居山無蹊隧而澤無舟梁水陸之
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機心
不我然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攀而
職羣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
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鳥知有君
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則意
見起而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太
無欲是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太

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
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此篇所言至德之
世與戴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
讀人治之未發時也此箇景象其在吾人即赤
子嬰兒論治者
追隆於上古
及至聖人整躄音為仁蹠跂音為義而
天下始疑矣音澶漫為樂摘音僻為禮而
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音希白
玉不毀孰為珪璋音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音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此言聖人治天下之意澆漫即汗漫也摘僻足蓋勉強不安之意禮樂亂天下而屈折手足之意始疑與分而太朴散矣天下而心始分疑與分而太朴散矣天下而故純樸不殘與分而太朴散矣天下而璋就而白玉毀矣以况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乎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乎以至文章烜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聲混道之所由裂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四

也亂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備之矣故殘樸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音符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聲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於革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音反音倪音五第音反音圍音扼音勢音至音曼音武音半音詭音九音彼音銜音竊音轡音故馬之知聲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嘻

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音玄音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聲音去音聲音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五

者詐受其銜竊盜變態者偷嚙其響言馬之知流於詭譎竊盜變態者偷嚙其響言馬之知使之下以詭譎竊盜變態者偷嚙其響言馬之知而民始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可止何謂好民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可止何義禮樂今則聖人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可止何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也歸之聖人曰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無利之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下無知無利之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德不離爾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伯樂乃亂馬之真性

素樸乃得
安用仁義
伯樂之馬
好知爭利

斃足奚為
樸散為器
詭街竊譽
返其純樸

道德不廢
工匠之罪
聖人之民
赫胥之世

馬蹄第九

南華經卷三

六

外篇胠篋第十

恬字集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
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
法適足以為大盜奸故絕聖棄知絕仁棄
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
議論皆道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免
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

將為去聲胠去聲篋去聲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

必攝音智緘音智滕固反鑄音決此世俗之所謂知

趨音同惟恐緘滕局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一

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
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
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音耶昔
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
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
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
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拜與其聖知之法而

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上聲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拜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肱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二
盜之小者言人將欲為此輩而作防三者皆必攝其絨縵同其篇鑄絨縵縵之類篇而巨盜至則挈之而趨惟恐其縵縵之弗固也是昔為小盜防今為巨盜縵縵之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防者有為大盜守者乎何以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

肱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二

知其然耶齊之開國自太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法聖人萬古一日可也哉特併其所謂聖君而盜之國豈惟盜其國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盜其國竊國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非以縵縵之固乎然則聖人之法適足以為大盜之媒耳後世若挾此術不可謂此老無見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音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

弘音肱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音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音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肱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三

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箕子胥靡四子之忠幾乎其盛者也彼其飭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其絨縵篇鑄可謂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誅其絨縵篇鑄而子胥靡則何故蓋四賢者本欲以忠盡立節故暴君得因其好名而擠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惟不足為大盜防而反為大盜劫矣故跖嘗自言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仁義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蓋聖道未必害而盜跖用之適以殺害耳又四賢之害者

桀殺開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萇弘周靈王賢臣剗腸曰肥吳王夫差殺子胥倒地曰靡子胥賜劍死者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符音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下同聖人而利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胠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四

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唇齒然唇不與齒同生而唇之少者齒自寒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困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楚接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由唇齒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盜之備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倍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培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繫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以聖人是重利盜跖也蓋極厭世俗之憤辭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拜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拜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拜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拜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耶同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去邪

胠篋第一 南華經卷三 五

者陰施而陽受恩隱而龍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心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以其久假而歸其取之民也猶禦也之意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拜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以明天下也

膝第十

南華經卷三

六

擢亂六律

二一九

肚篋第十

摩訶經卷三

7.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音畜反氏軒轅

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

音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去聲已今

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音糧

而趣音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

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

肚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八

上好知好知遊去聲下同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

往來語出老子下而分明寫出季世三游

之風而歸咎於上之好知好知者以知謀

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

下日蓋多事矣

何以知其然邪音耶夫音符弓弩畢弋機變之知

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音結反滑
堅白解去聲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好知並去聲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羣然
並育於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
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於是引弩習
苟置罕之事遂使鳥獸失其性而魚鱉
亂於澤騷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緩頰
士知詐漸毒頻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
心方之弓弩畢弋其禍尤慘天丁之亂職
是之由其罪皆坐於好知故曰好知而無
道則天下亂

肚篋第十 南華經卷三 九

有柄之網曰畢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

之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罟翻車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

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燮音同山川

之精中墮音規四時之施喘音轉與音轉之

蟲肖翹音喬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音符好

知並去聲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上聲夫種種音聲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

澹音田 無為而悅夫噶噶音之意噶噶已

天下矣

喘與微息而動之物蠅牛之屬也
何謂好知者率其不知而不知
求其所以善者蓋其求其所不知
其所以善者蓋其求其所不知而
人也所已善者蓋其求其所不知
者見在人也所已善者蓋其求其
為是者人也所已善者蓋其求其
果於非人也所已善者蓋其求其
堅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
龍日以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
亂極言其禍將使上下悖日月之
明下燦山

胾儻第十

南華經卷三

十

川之精中隨時之施以至喘與之
翹之物皆失其性乖戾之氣感召
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
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
不為試存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
等氣象此老安得而不傷今而思
總以役二語結之舍夫種種慙實
悅夫役二語結之舍夫種種慙實
而悅夫役二語結之舍夫種種慙
治天下而天下已亂矣史重宣此
趣味深可咏歎方壺外史重宣此
亂辭將為盜防緘局堅固大盜者
負之而去防民之道聖知仁義
田成竊之得國延世賢以道誅

南華真經副墨

聖人以道昌
民始可不死
人含其德
至德之世
三代而下
堅白同異
誰為亂階

為利則短
大盜不止
前滅曾史
歸於玄同
恬澹無為
知詐議起
山川消燁
惟上好知

為害則長
殫殘聖法
獨塞嚙工
天下已知
俗惑於辯
日月馳悖

胾儻第十

南華經卷三

十一

外篇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
有之使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
之患總之則無爲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
義三代以下之賞罰皆足以懷人心而賈
亂以故論大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蒙
二段乃治身治國之要樞所謂以其真治
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末復自
強爲中翻出箇不可不爲者又自不可不
爲者而爲之以不爲比老識見全自道德
中來抑揚闊闊妙意無窮讀者不可草草
最宜深味

聞在宥又音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

南華經卷三

1

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洛音其性是不恬田音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反焉人苦其性是不愉音也夫詩不恬音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爲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

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
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
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
性人性上不可漆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
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
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
漆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恬
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
下無之堯與桀雖不可以對論然其失民
性之常則均焉耳循之臧穀亡羊無論讀
也博

在者十

南華經卷三

—

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聲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音卓鷙音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音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音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是淫於色也說聰邪

南華真經副墨

四

二一九五

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鬻卷倉囊而
亂天下鬻卷者屈曲不舒之義倉囊猶言
搶攘亂之意也然而鬻卷倉囊猶言
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過其矣天下之惑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齊戒以言之
不尊信也而一而己又且齊戒以言之
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弟子以是而受於
相勸勉至於是而數之君父朋友以是而交
樂不能已於夫若是矣吾亦如之何哉甚
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
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五

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
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去聲無擢其聰
明尸居而龍見音現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從七音容無為而萬物炊音吹累焉吾又何暇
治天下哉

到此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
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
之奇處以不為天下者以己之身為天
下之身而不為己私與之也如此然後可
以託寄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

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
意五藏五性也擢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
天下此皆有為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
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
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
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其精從容無為而
萬物炊無為之妙而意義其精從容無為而
吹者薰而累上蒸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
相吹也遙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
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萬物同此天機自作
而巳何暇於治為哉

崔瞿求朱問於老聃吐藍曰不治天下安臧
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於盈人心人心排下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六

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昌畧約柔乎剛強廉歲
居衛反雕琢其熱焦火其寒疑冰其疾俛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
縣音玄而天僨粉問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
乎

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
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也今之六
玄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之有妄乎曰妄本
無體蓋因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
浪者然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
見真心圓覺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

本竟離念即是真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
則殊排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
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或為人
之則則然銷魂悵然失志而上下無
常因起望高遠求益不已而相煎其係
如因人起倒憂愁苦惱此箇恬澹素朴
心化爲一段優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已
人盡將平生廉隅方正之氣離之
幾於盡以容悅於世故曰淖約柔乎
強廉劇雕琢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
此如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
寒乎四海之外其疾則一使仰之而
矣其動也則懸隔如天懸而淵然靜而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七

懸絕也念及驕亢而不可制者其
心之謂歟蓋信乎其不可攪也已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
股音無肢跋音脛反刑定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
其五藏去聲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音歡堯下侯於崇山
投三苗於三峽音流共聲工於幽都此不勝
天下也夫符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
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哀相
南華真經副墨

疑愚知聲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
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聲知
聲而百姓求竭矣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而堯舜則
之於是股無肢以仁義撓人之心而堯舜則
股也無肢者薄於自奉也股無肢者薄於
涉也無肢者薄於自奉也股無肢者薄於
其筋骸也其五藏之苦其心志也其血氣
謂至矣然猶有不率者焉於是以乎放驩
投三苗於大駭矣何者堯舜於天下大駭
王而天下大駭矣何者堯舜於天下大駭
下而湯武以刑戮施於上故天下大駭
天堯舜之勤勞與湯武之征伐皆所以爲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八

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焉者負不
仁不義之名而爲桀爲跖上焉者得行仁
行義之名而爲堯舜史以至於儒者墨者各
各錄此以立教同於已者則喜之而異於
已者則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爲善而人之否
彼則以爲愚以在我爲善而非人之否以
在我爲信而愚以在我爲善而非人之否
一是我爲信而愚以在我爲善而非人之否
命之真喪矣天下之德衰矣大德不而性
竭矣求竭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鉞鋸音斤制焉繩墨殺焉椎直追鑿
在洛決焉天下脊脊音籍大亂罪在撓人心故
賢者伏處聲上大山嵒音嵒岩之下而萬乘
聲去

分爲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悉也官謂主宰而調變之使羣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也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殘者猶云未散之卦所欲問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未散之卦所欲問者物之奇每如此廣成子言自汝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櫻天下之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日以益荒而後人之待黃而離披解散之氣微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木著于人心有如此者實汝之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一

治爲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乎
族聚也翦翦便捷之貌
黃帝退捐悅全天下築特室席白茆間音居三月復反又往邀反古堯之廣成子南音首而向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去音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焉了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挫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著己之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去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冥之語相爲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具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杳具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二
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挫汝精乃可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挫於目耳亂聽則精挫於耳心多知則精挫於心故曰無所視無所聽也神守其形而精不挫而神自寧神形之主大道歌六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悉自同如此朝朝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纔括無遺妙哉妙哉
慎女音汝下同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去聲女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開汝外。闔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泯絕其思慮也。如斯而論。可謂體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赫赫者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三

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故太極判而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陰之宅也。即此互藏之陰。陽之宅也。即此互藏之陽。守之陰陽。永為吾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開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而後聖脩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說蓋緣此。老不謂子頗精。到漫爾說。蓋緣此。老不謂子為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證。只將南華作為人談。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云。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

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於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開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順氣序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寒暑又云。假視加謹。密審察。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即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妙而道合真矣。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女音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音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緡音泯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四

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乃云去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不為物變。滅形而獨存。世人不見。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却謂此生有涯。安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王者上德行者。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者。為之事。

貌言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汨汨
 然其作止炊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為白
 能飛魚自能躍天真游術萬象一如體認
 真切直是不容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者
 而朕又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猖狂之
 教自朕以爲猖狂矣其如爲民所隨既爲民
 隨則我之身民之身民之放也放謂是則是
 朕誠不得已於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
 蒙曰天有常經地有常理天得一氣序自
 調羣物自生拂而亂之玄天弗成玄者於
 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解禽獸之羣而烏
 皆夜驚則亂經拂而情之徵也何者上古之
 世生與禽獸羣然而今也解無彼我以故
 化生或若其性今也解無彼我以故
 忌機心一動故鳥皆鳴互相譏警乖戾
 之氣上干災變禍草木而及昆蟲者心治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七

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
 罪在攫人之心與此同旨
 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濛曰噫毒哉僊僊乎
 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
 心養汝徒處上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反頂冥止頂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
 復其根而不知渾渾反本沌沌反本終身不
 離去聲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

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
 然則吾柰何鴻濛言三代以下流毒長久
 不可藥救矣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
 久不可藥救矣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
 輕語故待其不肯還答者以養之養之
 作一語故待其不肯還答者以養之養之
 連下理恐未本皆於心養之養之養之
 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徒衆也言人
 以不治亂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好靜而民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八

謂以正意蓋如此又恐雲將疑所謂心養者
 復以杜其義墮其形體者去其聰明者黜其
 行以杜其義墮其形體者去其聰明者黜其
 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疑也其聰明者黜其
 言其一味乎等無生分則與物相忘而大
 同乎冥津溟津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又
 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
 當別看神解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
 神則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
 即人之識神也夫萬物莫不各復其根各
 芸衆多之貌言萬物雖多莫不各復其根各
 自自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不自知故渾
 人自自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不自知故渾
 沌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而不自知故渾

謂開其知識無名我若生分則無問
 其名物本無情我若生分則無問
 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
 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
 毒天下哉柳宗元郭象傳意蓋本此
 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的道
 出多少議論苟能得其旨則雖千言
 語皆是一箇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
 千卷丹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妙哉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
 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
 出乎衆為心也夫音符下同以出乎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九
 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音乎三王之
 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
 而不喪去聲同人之國乎其存人之
 分去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
 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
 之談人多以為異已就此便說世俗
 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
 所以

喜者其心以為已之聞見同出於衆
 不得而議我也既同出於衆則衆人
 之聞見猶夫我也曷嘗超於衆哉因
 人之聞見以多穩妥自己之聞見則
 如衆技不又多矣蓋古之君子有焉
 之見者必不隨俗以決從違如孔子
 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苟有見於
 是矣曷嘗求同於世俗哉即如今人
 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
 必曰絕之棄之是大是駭俗必欲因
 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
 是其見猶夫衆馬已矣以衆見而治
 國幾何不僥倖而喪人之國乎其存
 無餘分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
 有餘密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
 則必不狗衆見以為是而已之獨見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二十
 夫音符下同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
 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
 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
 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
 至貴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
 然持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
 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
 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連用
 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
 張綱

維千是物也夫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上乎無響行乎無方挈苦結反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窮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音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廿一

無者天地之友

又起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配字下得最妙配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而各得其宜也盡其所懷即孔子無隱也兩端而竭焉之意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攜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撓無極也出入無窮者獨往獨來無所依倚也既無端矣焉有始耶既無始矣焉有終耶曰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教將挈天下而遊之則大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軀則與

大道昭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寧有我耶故曰大同而無已焉已焉得有千故以有為有者觀有者也昔之君子也皆義禮樂紀綱法度皆自下明君聖輔而言仁滅故因華損益與時推移若觀天地萬物非獨有之入孰能與於此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廿二

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承上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為兩段將箇所謂無為者一切淪於幻空則是大人之教為說斷滅相矣蓋有無道器本不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中之有佛語云我法不說斷滅相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乎下語理而不遺乎物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任也民雖卑而不可不任也物謂統指萬物之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而而言言萬物雖賤莫非撲散之器聖人備物以致用可任乎兆民雖卑莫非我微賤然皆分之所當為者不為可乎法雖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十三

知通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可乎義主
 分則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
 聯屬視義則親矣而亦不可以不廣禮主
 節制節則止而不過債則加厚無已故禮
 雖節而不可以不過此皆相稱之辭具言
 有為之法佛科云不積此皆相稱之辭具
 不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錫雖向鉛中作於
 此會而通之方知三教聖人宗旨不殊至
 於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於
 有為也故德則無為之道有為者基不
 為也故德則無為之道有為者基不
 中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矣道則一
 矣而不可以不為也則神矣而不分一而
 則變易以從道矣天則神矣而不分一而
 為也神謂莫測神而為焉則盡人以合天
 矣此亦相稱之辭皆無為中之有為所謂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廿四

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觀於天而
 不助助長也不助則為而不為矣成於
 德而不助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出
 於道而不助無心變易則應雖異而一
 如會而不居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
 仁而不居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
 近之義言近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
 而不讓也直已行事無心規避故曰後於
 於禮也直已行事無心規避故曰後於
 而不讓也直已行事無心規避故曰後於
 義而輕則輕身以徇民矣因於物而不去
 因即而不可不任之意而不可以不為者
 矣夫物莫不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
 也若以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
 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

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德
 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
 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貪着哉故曰
 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
 離也正謂周於物耳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
 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
 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
 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也累者百為叢
 挫之義即觀世法君則無為而尊者臣則

有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
 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
 欲體天行道而無一篇自無為為尊可謂之
 知者乎在宥一為無為為說到有復
 自有為而返於無為抑揚開闔變化無窮
 未自鴻濛雲將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窮
 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讀者宜詳味之方
 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宜此義而作亂辭
 在宥天下是篇已重宜此義而作亂辭
 德乃非真其反傷人
 二氣非和萬物焚累
 亂性則均不勝而刑
 淵默尸居儒墨事起
 債驕難係卓彼至人
 大德不為
 為垢為
 矢

在宥十一

南華經卷三

廿五

黃帝叩道
物自化焉
大人之教

雲將遇天
無為有為
盡其所懷

無知無為
為以不為

外篇天地第十二

恬字集

此篇言王者法天法道法自然故其
 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但頭
 緒別起不可串為一章中間根極性命之
 語百世可以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
 惑困亦可為得謔浪世俗切中今時局
 士之病邵子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
 人前浪皺眉二老千古疎放
 豪邁之氣於此亦可想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
 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一

夫王者法天法道法自然故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希濩流衍天地雖
 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
 謂主其綱維乎是者然而出治非天地主
 故曰主其綱維乎是者然而出治非天地主
 於天所謂天者玄古之君而已矣無為而
 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為而
 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
 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去而君
 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去以道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

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爲器故
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
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
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
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
者皆自然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
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
形而上焉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
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然而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二

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技則兼於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於德矣德則兼於道矣道則兼於天矣兼者合而一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爲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故曰古之畜許六反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
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
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正結上意通天下而皆以道觀則君自正
義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可見畜天下者不
須有爲法天之道焉盡矣天之道無欲也
無爲也淵而靜也故無欲也而天下自足

南華真經副墨

無爲也。而萬物自化。淵靜也。而百姓自定。
記有之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
神服。然則所謂一者。孰有外於道。
而無心得者。又何莫而非道耶。

夫子曰夫符音道覆芳服反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枯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竹臥反志之謂完君子明於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 **Protein** – amino acids

此十者則韜吐反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
體夫道天之所以爲命者也故洋洋乎大
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體道不可不刻
心焉刻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
於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爲爲之則謂
之天矣天何言哉默而成之故無爲言之
謂之德德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同則
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
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
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綱紀萬化是故謂之
紀德成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
於道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

物累其心則體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
君子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韜
乎其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往故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逝謂往而歸之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壽不衰天聲不榮通不醜窮不

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聲去不以王聲天下

為已處上聲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
重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富者存而難
得之貨不足貴也不樂壽不衰天不榮通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四

不醜窮而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
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
已處顯富有四海而不以富尊為天下為
顯則有之其明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夫
之明謂光輝發越也萬物一府言聚萬物
而歸之大同若夫死生之變大矣彼則視
之且暮然且亦暮也死亦生也何易乎心
何變於已哉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音道淵乎其居也濇音乎其清也
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
物孰能定之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
鳴皆其清語其言下方申而不可得無以
其感也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金石本有
能聲之理而聲者非吾人之天機自然之
而鳴也即能定之而觀道俱兩在鳴者
道孰能定之他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
鳴之何以無聲直是未定得如此微問
人深思而自得之前內篇中所謂庸詎
吾所深思而不自得之前內篇中所謂
竟天非人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
者非天者非人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
夫音王去聲下同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五

本原而知去聲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
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耶蕩蕩乎忽然而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以德而王天下者也素逝以下辭頗
難澁今姑以意解之諒在不遠素樸素也
澹寂冥無為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虛靜
坎曰屯通於事然雖明不通於事而事至
揆物來能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
而知若鬼神然蓋其本原之天不受窳鑿
自爾精明瑩徹戴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
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如是則其德廣矣遠矣通而無象矣故曰
著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
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後應
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謂
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已夫王德之人無
心於天下而不可不取於天下之感顧其誠
立明通也明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
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德為明則明之則
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於天則
謂之曰道即立之本原也立於已則謂之
曰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
則本原立矣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
廣矣故復讚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
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逆也已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六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
聲之中獨聞和聲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
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透下意來蓋
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
也道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
可視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
聽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聲焉此獨見獨
聞者超乎聞見之外而行乎聞見之中不
因有聞見而後有之不以泯聞見而遂無
之又深莫可測矣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

又神至無方矣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物
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
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實小語
長也而實短語脩遠也而實近道之體如
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
文字奇拔耳又脩遠當作遠近感作近遠
得亦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旋歸遺其玄珠使知索索所白反之而不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反口懈反口索
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七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
無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離未明察
也契託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止
矣而禪宗更有上上機關莫謂無心云是
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此則清淨
經所謂無無亦無者更當理會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反王倪之師曰被音披衣堯問於許
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聲之
許由曰殆哉圾反五急乎天下齧缺之為人

之有夫音聖人鵜音居而穀口豆食鳥行而

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

德就間音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

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

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擇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於物多男子而

多懼者懼其生亂也多富而多事者勝心

不已也多壽而多辱者嫌其易侮也封人

以是祝堯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

不欲之心便有意必非自然也故封人教

以處之之道蓋行乎三物之中而脫然無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

累者多男子而分之職則分各有定而人

不亂矣富而分之衆則知足常足而心無

事矣何謂鵜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鵜不

擇居穀不擇食鳥行處空過而無迹皆無

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復如是故

天下有道則與物俱亨無道則脩德就聞

以免濁世如此性體閒適不以一毫事物

累乎其心度世千歲亦不爲多縱使厭世

而去幻身雖滅非幻不滅乘彼白雲賓於

帝鄉爲玉清金闕之仙真三患不至身常

無殃三患即佛氏所謂三灾水火風也如

此則亦何辱之有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

世而隱於下位者

然亦皆寓言耳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性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闔音盡行邪耶音無落吾事佗音邑音乎

耕而不顧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一

闔與盡同落荒廢

意佗邑勇壯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去

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

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

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反嗶音鳴音嗶音鳴音合與天

地爲合其合武若愚若昏是謂玄德

同於大順

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反還歸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名者此等說話若教儒者體勘便硬將朱子作證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無乎是雖窮蘄張之舌亦不能辯着南華者直須吐去舊日聞見將此箇造化根宗虛心理會有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無者以主張於冥溟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也此箇無無物不得不不可以爲物德之爲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迨夫未形者

分陰陽闔闢注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爲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動物而生動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者卵者臣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有形者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故脩性者貴反於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初物即泰初之物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無

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脩性而
同於物其至德若此然而太初無無有心
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
然盡之矣故合眾而鳴喙鳴而合此喙音
也胡爲而鳴胡爲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
矣今之人所以不得如鼓音者緣有心也
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緡
緡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眾人昭昭我獨
若昏眾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
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
自然也 不以己私與之
也脩性返德其道如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可不聲

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寓宇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三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立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四

此段措辭繪句迥出思慮之外所謂不食烟火語者夫子指孔子治道謂所治之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言不苟同於衆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然則言不爲異說所淆也言衆人之中所見雖相習非之病又於衆求其所謂然之不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衆理之常矣昭昭乎揭日月而行縣一矢而離折堅白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縣一矢而離是則不可謂析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智者乃老子之所謂更番直事係也胥技皆庶功此皆勞心之形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者蓋始也以才藝名而終也以才藝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四

則必係又如執狸之犬便捷之猿爲人所愛山林而執捕鳥獸適其自性之性哉若果聖人則昏默不見其自見又焉得以才智自累乎既不以名呼夫自見又焉得以才智自累所不能言者凡有進之無心無耳者衆蓋有首有趾其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能踐其形一無知無聞也如是則雖有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民耳若形者與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無形無狀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而皆存則是有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也亦動衆止亦止衆死亦死衆生亦生衆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五

廢亦廢衆起亦起非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者也天者已忘已則入於天矣入於天者無我無人又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汨汨忘於淵而後能入於淵也此

蔣問勉音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茶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五

阿私民孰敢不輯音季徹局局反其玉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轍則必不勝升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蔣問勉音見季徹曰然驚曰勉也汨同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挫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
民冥^{亡頂}反^津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
居矣

閻苑見李徹因舉昔之所以告魯君者若
謂茶儉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道不是
過矣而李徹笑其不足以為帝王之德蓋
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
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皆
悅之往而投跡者衆矣詎能久乎此意却
亦與盡而返遊觀不知故號然而驚茫於
在言外而閻苑不知故號然而驚茫於
李徹之言也而願聞其風意以往投者衆
則是天下之人皆來歸之矣何以反不勝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六

任耶於是李徹告以大聖之治何謂挂蕩
其民之動心本自蕩蕩廣平挂挂活潑若
草木之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覺
踐以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朱子治愈遠
有之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治愈遠
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意
正如如此故聖人順民心之自然而生疾
其相之自得其性則教由此成俗由此易
大順大化若其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由
若是則豈兄堯舜之道而弟冥津之德哉
使民心之所安觀與競同易曰震來虩虩
謂各得其安觀與競同易曰震來虩虩
進謂多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為圃畦^{戶圭}反^{鑿隧}而入井抱甕^{烏送}反^而
出灌^捐捐^{苦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
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柰何曰
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口節}反^{水若抽}救留數
音如沃^{音逸}湯其名為棹^{音為}為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七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
音然慙俯而不能對有間^{去聲}為圃者曰子奚
為者邪^{音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
音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許規}
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

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仰一作印

圃畦園之有界限者井即今之塘塋鑿隧
所以近水而酌鑿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
勞矣而蓋為子貢之械肆而不純由不純故
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白之白蓋本體純粹
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白其神也定否
則日見其轉輾而巳故曰純白不備則神
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械之心
有世俗之人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目
道方且深愧而不肯為宜乎子貢瞞然而
慙失其所以對也項而丈人問以奚為
則以孔丘之徒為對蓋將緣師以自重若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八

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知者
於是丈人復譏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者耶於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
哀歌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既譏之矣
又復教之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黜
聽之意言泯其機心而不用也庶幾謂
幾於道無乏吾事即無落吾事之意

子貢卑陋

反走候

失色項項

音旭許

然不自得

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
邪音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

符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
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
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
哉功利機巧必忘夫音符人之心若夫人者
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平聲
之得其所謂馨反五羔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反勑蕩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十九

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卑陋愧惡之貌項項自失之貌不自反言
不能復其常也天下之人蓋指夫子事求
性道之先貨殖億中之日妄意窺則以為
聖人之道若為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
為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
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
為之矣况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予
以爲是子貢之言也而夫子之多寡哉故予
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爲命人何所
以爲德者德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其
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

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
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
與民並行而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
謂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矣機心既忘
則非志不之巧非心不為雖舉天下譽之若
樞於天下之口矣而譽然不顧也雖舉天
下非之若天下不理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
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
中茲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
之民風波言
易以動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反胡本渾
徒本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二十

而不治其外夫音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
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音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脩謂假人事以脩渾沌氏之術渾沌氏
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蓋丈人抱甕灌
畦而不知其勞語之以械耨而羞為其事
其心即上古淳質之心也即事即道也故
曰假脩識其一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
不雜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者得乎己心
而自忘乎物也是丈人也明白入素無為
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賜之
學宜不及此是汝將固驚之矣且夫渾沌
氏之術予與子皆不足以識之也其驚之

也不亦
宜乎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天
音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
願聞聖治去聲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
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
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反而小顧指四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一

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浮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
於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
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
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而天下化
情實而人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自
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
動不應後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
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
為安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

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
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
無心也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爲悅共給以爲
安以爲身寄託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
其不知有身故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
泥乎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足
也而乘乎不知其所從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
其德之而常若至足也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二

致命盡情天地樂音而萬事銷音亡萬物復
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
蓋能人焉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
故能下視虛明燭燭曠蕩而無垠乎故曰
倒景下視虛明燭燭曠蕩而無垠乎故曰
與形滅亡是謂照曠曠道無垠乎故曰
命者天之無影意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
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
流而物累爲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
事銷亡萬物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
復歸於性也蓋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
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則昏昏默

池與渾渾者等故曰是謂混冥所謂脩渾
池之神術者脩此而已此段語至德而歸重
於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旨亦相似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亦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

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耶其亂而

後治之與聲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

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音

禿吐木而施髡帝音替吐病而求醫孝子操聲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三

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將達然聖人羞之

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
揖讓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鬼滿
稽之言使天下橫羅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
舜之治使天下不知虞舜之禍稽蓋欲以推尊
去至德亦速但不知虞舜之禍稽蓋欲以推尊
而薄彼也亦速但不知虞舜之禍稽蓋欲以推尊
虞氏治之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而有
則無容於治凡治之去者對亂而言也
虞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有亂萌矣故
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
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言而願
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願而

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
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
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癰
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髮病
篤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孰若無庸於
治之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
於無事之天而同脩乎渾沌之術一治之
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脩其
慈父其色焦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
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為愈哉故聖人羞之
羞之者恐其心之將日煩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四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蠢
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

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
舜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何者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
賢能終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賢不使能
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
而無相忌之嫌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
義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為
已矣不自知其為忠當而已矣不自知其
為信蠢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其
為恩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散羨故無

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
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音耶下同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音導下同
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
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佛然作色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五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
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諂諛其君親
使之不陷於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
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必以為諛諛
之人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
足異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知其必然也
故自我言之而世俗之人固不可苟同於
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
者而然之臣子諛諛於君親者何異而此
不肖之臣子諛諛於君親者何異而此
之人喜其與已同也嚴於親而尊於君
之然則世俗之當同也嚴於親而尊於君
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非是於必
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今世俗謂已

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拂然作色而不肯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人終身諛人在君親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能改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耶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

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

諛與夫符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

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

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六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爲譬喻之辭以欲人之易曉飾辭者不欲直達致爲潤色之辭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技藝者故雖足以聚眾而始終未多不相掩故曰不自坐也之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爲徒眾是亦是衆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衆人耳而不自謂之衆人此段分明譏貶一時聚徒講學之人惠施公孫龍子

之華務空談而無實行者且夫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之過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則不爲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而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身不解矣大惑則終身不靈矣藥毒薰心墨黥入骨醉其說者敝髮腐齒而不自悟如彼迷途人四方易處今使三人行而一人惑則迷途何致也何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迷途何致也惑者勝也又況三人俱惑乎今天下皆惑於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願往誰與從之又自悲已蓋深有所激而憤排之詞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音則嗑許甲然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七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本正鍾准郭而所適不

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所嚮其庸

可得邪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上之又一惑

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聲憂

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欲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楊皇華則聞之莫不嗑然而笑蓋折楊皇華里巷之俗音也以譬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衆人之心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俗言之勝招之也衆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

以至言以適於道其不反為大惑也者幾
 希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勝以二並
 踵惑而前所適不得亦勢之必然也垂踵謂
 惑而不可坐垂其足也以往以行素履之願其
 俗言予雖欲獨往以行素履之願其
 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人以必行則
 我反為不知矣不知又得一惑也故莫若姑
 舍是而勿推其推矣不知也然不推則天下無
 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此者同之意蓋
 生憂世愛人之
 心有如此者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惟恐其似已也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八

厲惡癩也厲人生子惟恐其似乃好惡之
 本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愚大惑
 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不若
 故設此譬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此
 莊文之三昧竊幽絲連似結然而非結然
 於此悟入保於文陣中殿後收第一功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去聲矣
 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去聲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音符失性有五一日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熏鼻困憊反中去聲顙四曰五味濁
 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上聲滑骨心使性飛揚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
 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
 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樽
 而文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
 泥塗同質異遭美惡固有所間矣然語其失
 性一也夫性謂朽腐而失其靈氣以譬曾
 史盜跖均失其本真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
 則狗利均失其本真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廿九

夫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
 枚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
 有道者去之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
 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
 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
 以為得乎哉以困為得則樊
 籠之鴟鴞抑亦可以為得矣
 田饅餽逆之意中顙言氣味上達於顙
 也厲乖戾也棄猶失也滑汨亂也離跂即
 謂踈踈也
 且夫音符趣舍上聲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尹必
 冠擗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音外

重經音繳音皖音版然在經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戶覽亦可以為得矣

柴義有三一者蘊崇之者錯亂三者梗礙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聲色為最揚墨之為儒雖視窮欲者有間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鷩冠搢笏紉紳脩飾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脩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帶之往也盈克塞也言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於衣冠之纏繳皖然日視而不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三十

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因而反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刑與猛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為得矣蓋戲劇拘儒之甚詞萬世之下猶有遭其諧謔者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玄古之君無為自然得之一畢萬窮天下逝焉聽乎無明道黃帝遺珠南面之賊象獨聞獨曉神堯觀於華堯禹讓德泰初無無性高退耕堅德神禹讓德若愚若昏可否然嘒

執犬成思若性蕩民丈人灌畦入素復朴混冥昭曠稽鄙周師導諛苟同困可謂得

技胥怵心匪兄堯舜諱茫遊壑至德無思與形銷亡魯猶琅臂天下大惑

大聖之治而第渾沌假脩渾沌上神乘光徹卑苑論虞亦瘍醫失性離歧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三十 恬字集